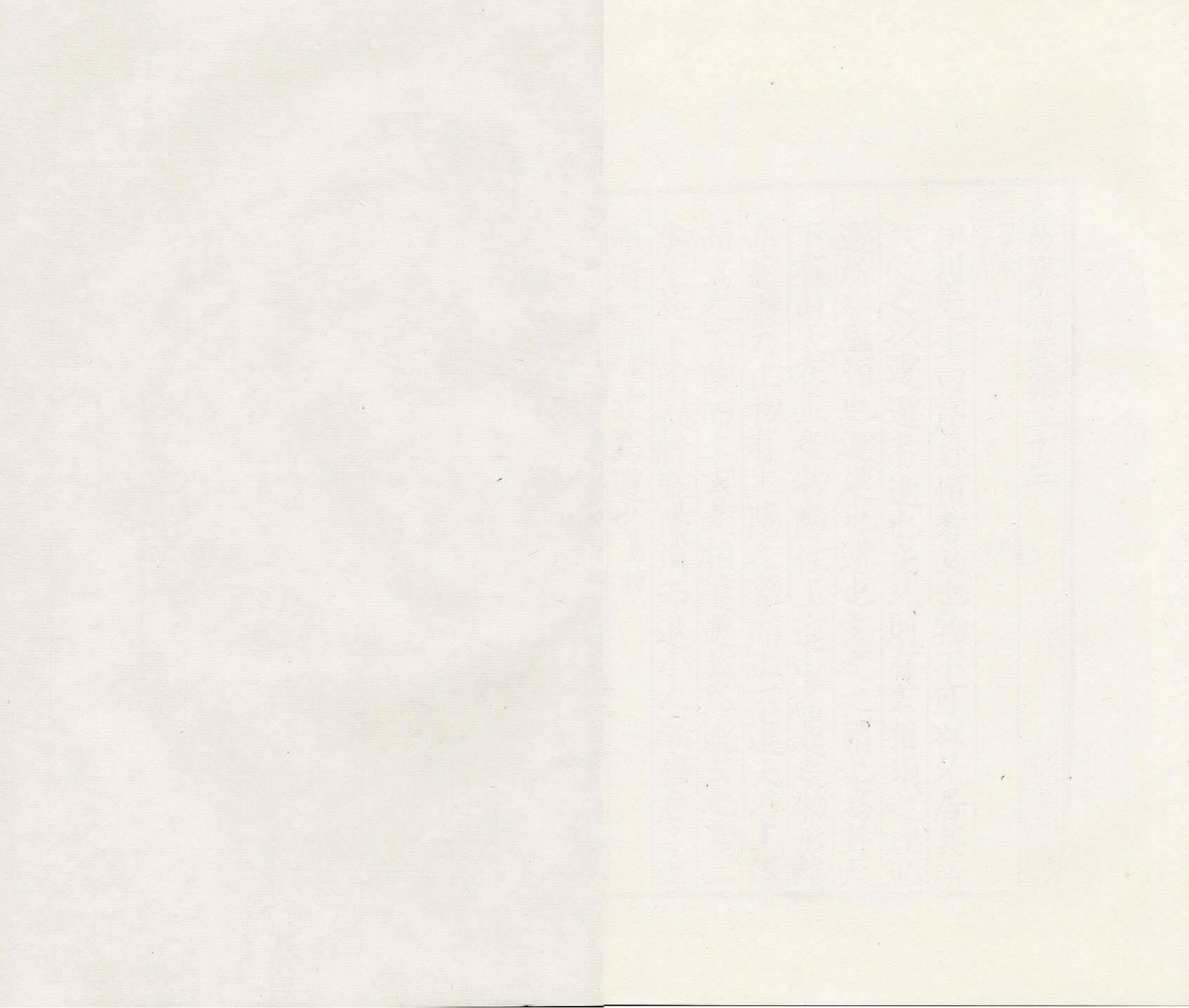


大易集義

十八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三

䷠

艮下
乾上

周易

伊川先生曰序卦恒者父也物不可以父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父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玄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一作避_{而去之}故爲遯也

易傳

遯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爲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避故爲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爲但二陰浸長於下

而其動無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处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之玩之乃得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六二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常者也雖動而二忘无功矣故振恒三十六
一振者動之亟也

藍田呂氏曰上六居恒之終持守欲固以柔居上下應於三三亦不恒莫知所守當震之極動搖无止失守无功凶其宜也

漢上朱氏曰上六处震動之極以動爲恒不能久其德故振奮妄動如風振林木不安乎上而求有功上六九三正應也妄動則下不應誰與之成功上三相易兌爲毀折大无功也大无功則凶成得臣諸葛亮是已

新安朱氏曰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常之極处

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
也若有所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
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
義皆大也

並易
繫

橫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是
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爲否理之必至
也止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
亨矣故曰遯而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
乎上下不交也故小利貞與時行也與屯之九

三一四七

易人三十三

三

王

五小貞吉之義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遯遠於害也柔浸而長非貞不立
可以自令不足以求勝故小利貞

新安朱氏曰剛當位而應以九五爻釋亨義浸
而長以下二陰釋小利貞時義大矣哉陰旁浸
長處之爲難故其時義爲尤大問遯卦小利
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
爲陰柔小人始小往大來小言君子能遯則亨小
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浸迫於陽
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培長君子知微故當深

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先生曰若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况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是如何先生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爲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是與時違也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君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寃君子之患然亦是池之福先生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爻義相似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王敦之事乃王尊非謝安也恐也不然王允是笄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是病皆是他表徵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示如何去此乃爲在下位有爲之非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亡與亡如何可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州兵所以

致敗

東萊呂氏曰遯亨遯而亨也彖所以發明前意遯本不可謂之亨然屈於道而自附小人之列身雖亨而道則未嘗亨也全道以自遯身雖遯而道未嘗不亨也故當小人方盛之時亨吾道者莫如遯故曰遯而亨蓋君子之所謂通塞與世俗之所謂通塞異也四陽在上非不強盛二陰在下亦自微弱君子何故便遯君子見幾察微知小人漫長必消君子於此而退乃君子之亨遯亨者身退則道亨也俯就則屈已道急退

三十四

易傳卷三

五

吳

則忘天下故雖二陰漫長君子愛君之深憂民之煩惱有不忍忘之意尚欲有爲以安生民定社稷雖不可大用而猶可以小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易變體不同以卦言之二陰在下固小人也四陽在上固君子也此以勢論五爲君子二爲小人本不相應以爻言之五居中而適當其位而應於二二雖小人至得九五乃反應助於五此以理論二居中是輔九五爲善之臣也故度時觀理猶可小有所行君子愛君深憂民幼故其處位未嘗敢遽忘雖小人方盛理之所

不可不遯然必盡已之道資二之輔而思有以
擗其難見於小有所爲如孟子三宿出晝猶不忍
去亦是意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時未可
去君子固不遽去時可去君子亦豈強畱默然豈
如潔己好名節者知不可爲遂恝然忘情於天
下乎聖人於遯之義亦曰大哉蓋以此也然遯
之時義尤爲難識學者看此湏別白得此理
十分分明乃可以處進退之際矣 又曰當遯
之時尚可小利貞若否之時則順止而已雖然
遯否消長所爭不多時節最難看不可輕易

三五六 易爻十三

六

巽

處湏是人意盡後時節方可見

漢上朱氏曰遯坤再交乾也陽長則陰消柔壯
則剛遯晝夜寒暑之道也二陰浸長得位於內
君子之道漸消是以二陽遯去自內而之外故
曰遯遯以全其剛小人不能害身退而其道伸
矣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曰三陰而至否五陰
極而至剥君子猶居其間二陰方長君子何爲
遯哉曰否陰已盛剥陰將窮故否之九四九五
上九剥之上九君子居之遯陰方長進而用事
可不遯乎然君子之遯未嘗一日忘天下陰浸

長而未盛五剛當位應二則與之應而不辭矣與時偕行豈必於遯哉孔子所以遲遲去魯孟子所以三宿而後出晝鄭康成曰正道見聘始仕他國亦遯而後亨也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再以五相應伸遯亨之義也二陰浸長方之於否不利君子貞固有間矣然不可大貞利小貞而已陰爲小剛當位而六二得乎也正也先儒謂居小官幹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猶行易傳曰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不齊廢豈忍坐視而不救哉苟可致力焉孔孟之

所屑爲也蓋遯非疾世避俗長往而不反之謂也去留遲速唯時而已非不忘乎君不離乎群消息盈虛消天而行者豈能盡遯之時義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在卦氣六月也故太玄準之

以逃唐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官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一下_休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
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
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載疾也无
所拒然亦終莫之陵也比君子遠小人之不惡
而嚴之象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物居地上莫高於山天之至高雖
非山比然山之勢與天並高天若遠遯遯之象
也君子之遠小人如天之遠山不惡而嚴嚴然
望而畏之下可犯也

漢上朱氏曰山以下陵上天遯而去之不可干
也三四五上君子初二小人小人內君子外遠
小人也小人遠之則怨則所以害君子者无
所不至初四二五相應不惡也四陽以剛嚴在
上臨之不惡而嚴也不惡故不可得而疎嚴故
不可得而親是亦莫之怨亦莫之侮而君子小
人各得其所矣

新安朱氏曰天脉无穷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
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問遯卦遯
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

去甚遼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人如山相絕之義湏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五上而漸遠者愈善也先生曰恁他推亦好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

廣漢張氏論蕭望之劉向所處得失曰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詎可保邪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待詔至於華龍之汙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所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

謂嚴者嚴其在我者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

東萊呂氏曰天下有山勢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也不惡而嚴大凡小人之情近之則僭遠之則怨當待之以不嚴之威則自然遠矣語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要當忍其所以處之之道夫不惡而嚴最人之所難蓋常人不惡則不嚴苟欲其嚴必作意而爲之亦如恭而安尋常人恭敬者爲拘束才安肆則不恭矣惟性情

涵養則自然嚴恭苟內不足則必待造作處而不猛亦其類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咎也伊川先生曰屯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並易傳

三九四
橫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達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爲否矣能无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始以前爲首後爲四陽避患患未至而先遯初六正而在後所處不上危道也故曰遯尾厲往之四雖正成離坎自明其節而遇險災也不若退藏於下自晦其明不往何災

之有初六處下非當位者所處微矣是故不去猶可以免患易傳曰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去者多矣

新安朱氏曰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語錄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它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多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

危不若不往之爲无災某切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

分明

東萊呂氏曰一爻如獸之遯則尾在後衆賢皆去而己不去遯之尾也大抵君子見幾而作當小人道長之時固當奉身而退若羣賢既遯之後方欲去則不可去矣故有災正如蔡邕當獻帝時董卓擅權君子皆去獨邕未能遠遯其後卒爲卓所用竟不能免然君子當遯之際雖无所往亦有道以處之如居下而爲祿隱可也易

云何災而蔡邕卒被戮者以其爲卓顯用不能居下故也初以陰居下乃在微下者也不當柄用故但有厲而已它卦上爲尾以其進而來也遯則初爲尾以其遯而去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黃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

手卷五

易大三

十

唐

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其一作堅如執之以牛革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黃牛中順也陰邪漫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戡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黃牛之革中順之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黃牛之革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萬變陳於前則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又處乎內故曰黃牛執言待革言堅固也方遯之時衆陽皆遯已不得而從之以守中行順堅持其志而不解知所自信者也

漢上朱氏曰艮手執也坤爲牛坤中爲黃艮爲革執之用黃牛之革也二近初六而應五處於內近小人往從五則所執說矣二從五成離兌离火勝兌金兌爲毀折有勝說之意六二知其不可以處而比初又不可往而從五乃堅固以執其志如執用黃牛之革則初莫之止五莫之

三三八
易爻三十三
十二
子仁

勝確乎不可拔孰能奪其所守哉故曰固志也六二柔中故執志如此乃能遯

新安朱氏本義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者遯之志也占者固守亦當如是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

吐舌反

東萊呂氏曰大抵人情當也難遯逃之際最易相親譬如魚相忘於水及其在平陸則相呴以濡濡以沫當遯之時正人情相親之時以六二之才與九五相應其附麗固結若黃牛之革

可得而比喻正以其情易親故衛之比風曰北
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又同携
手同歸此亦相親密之意序言衛國並為威儀
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則亦遯之時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
遯責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
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
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

三五三

易爻三十三

古

子仁

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
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
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
得爲有疾蜀先生之不忍棄耻是也雖危爲无咎
矣○遯而有係累必以困適致危其有疾乃適也
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
可以當大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爲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
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无疾宜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陽止乎上艮卦也柔進而承之

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
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大
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獨近二陰爲陰所係臣妾後
於人者也陰爲我役則雖近之而无害爲陰所
係則憊矣臣妾亦陰類也

漢上朱氏曰九三得位係於二陰而不能遯巽
繩係也故曰係遯九三遯則陽失位以動爲疾
故安其位而不動故曰有疾陰方剥陽已私係
之未失位也而曰厲以動爲疾又則極備困篤

三三

易爻三十三

十五

子仁

不可救已晉張華是也三極也有憊之意故曰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九三爲內之主二陰自下
承之坤爲臣伏允爲妾以此畜臣妾則吉正也
若係志於鄙賤之人其可大事乎陽爲大巽爲
事三動巽毀不可大事也故曰畜臣妾吉不可
大事也

新安朱氏本義曰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
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而畜臣妾則吉蓋君子
之於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占
如此語錄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

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先生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便更不與相接若臣妾則終日在自家腳手頭若无以畜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日孝者平日只在灯窓下習讀不曾應接世变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不管讀得不相入某所以常說道易難讀

東萊呂氏曰大抵遯者當遯苟滯戀顧惜而不能則害於遯矣以尤居三居下躰之上位之尊顯處遯之時是當去者也今保恋顧盼下灼比

三五章

易爻三十三

十六

七

六二之陰又非正應乃牽制而不能決其遯是當遯而不能遯者也若以此道畜臣妾則吉若欲成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有決斷之志者必至於疾憊危厲而後已君子之遯可如是乎所謂畜臣妾吉意不專在畜臣妾上但言如此係恋乃畜臣妾之道據臣妾之情常有恋恋之意耳亦如關觀利女貞不在利女上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爲正應是所愛者也君子能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

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處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貽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是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

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遯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遯君子吉然居遯之時有

應於下小人則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好者情欲之所好也九四係於初六不正之陰而相應情好也君子剛決以義斷之當可遯之時舍所好動而互與絕矣動則正正故吉諭望之不顧王生之寵是也故曰君子吉曰小人否者九動成六六安於四又有小人不能去之象否者不能然也此爻與初六相應處陰而有所係故極陳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決易傳曰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者也是以吉小人則義不勝欲牽於私好相與陷於困辱

危殆之途猶不知也

新安朱氏本義曰下應初六而乾卦剛健有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惟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方反九

東萊呂氏曰九四以剛陽之才而遯雖有所好亦必決而遯矣曰好遯者謂九四與初爲應雖有應毋亦遯之而不顧惟君子則能是也然以九四之剛爲君子者惟是見善明用心剛乃可小人溺於所好豈能果決而遯哉故以九居四應初六之陰必有小人否之戒不然則言君子

三〇三

易文卷二

十八

仲才

吉足矣此一爻伊川說甚分明但有未尽處曰君子吉小人否者何哉蓋以陽居陰一消一長未可必苟君子進則小人必消小人進則君子必消正如學者用心非不剛然資質尚柔懦當此際有兩塗苟用力於剛陽之地則爲君子用力於卑柔之地則爲小人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以四剛柔相半故也九之剛勝便爲君子四之柔勝便入小人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此一爻最要理會所以兼君子小人言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羨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羨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勸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爲嘉也在彖則旣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無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遯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貞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爲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爲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

易

漢上朱氏曰陽爲羨九五中正无以加焉羨之至也剛中處外可行則行也當位而應可止則止也不後而往不柔而應不安於疾備不係於情好遯之至羨故曰嘉遯貞吉者以自正其志而安也正志者行止无累於物也此夫子所以

疾固歟易傳曰在彖則旣言遯時故云與時行
小利貞有濟遯之意也於爻至於五則遯將極
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

新安朱氏本義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
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語錄 問尤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
爲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先生曰
是如此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
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
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

三三五

易文三三

大

末

東萊呂氏曰正之一字湏當詳看常人多言求
進湏理會邪正若退避則雖有不正亦不害殊
不知大抵人臣之進固不可不正遯亦不可不
正貪位慕祿而不知退固是不正之行若輕世
絕俗而亟於退亦非正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凡有一毫之不正皆不正也故曰以正志也正字湏要看

得定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太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
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躰剛斷在卦之外矣

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绰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無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內與九三係遯有疾憊異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盈矣動成兌說見於外肥也上九處卦外內无應動則正无往不利其於遯也有餘矣故曰肥遯所以无不利者剛決不係

於四无疑情也異爲不果疑也

新安朱氏本義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東萊呂氏曰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若隱遯而未能与物相忘遲疑不決二者交戰安能心廣軀胖故惟无所疑然後能肥遯也子夏出見紛華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胷中則不能无疑及其戰而道勝所以肥而樂也此子夏所謂始之癯終之肥

也肥遜之肥蓋亦如此

大易集義卷二十三

大易集義卷第三十四

周易

䷀ 艰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乾下震上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必有對盛者衰之對強者

三二

弱之對遯既極矣不可以不壯故以大壯繼遯乾極乎高而雷動乎上其爲壯也可知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易傳

新安朱氏本義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爲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

在正固而已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太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者旣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

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爲暴而已故利貞

易說

藍田呂氏曰大壯居彊盛之勢也大者壯
三五而勢盛也大者正躰大勢盛而无邪僻也天地之躰大矣勢盛矣情正矣

三五

易說三五四

二

官

漢上朱氏曰陰陽迭壯者也以三畫卦言之初爲少二爲壯三爲究以重卦言之初二爲少二四爲壯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爻而後
䷡泰不曰壯者陰陽敵也過於陰則陽壯矣猶人血氣方剛故曰大壯大者壯也陽之初其動甚微動而不已物莫能禦君子之道義其大至於塞乎天地之間者以剛動也故曰剛以動故壯此含震乾二躰而言壯之時也初九大者正

也大者正乃能動而不屈壯而不以正則失之
暴不能久也飄風暴雨江河之大皆不能久故
曰利貞大者正也此以初九言壯之道也曾子
自反而縮雖千万人吾往矣正故也正故能大
天地之動乾始於子坤始於午震卯而兌酉正
也故四時行百物生其大无外以正而大也易
傳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亦至正而已故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以卦氣言之二月也故
太玄準之以格夷

新安朱氏本義曰剛以動釋卦名義以卦体言

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
所以壯也天地之情可見矣釋利貞之義而極
言之語錄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季通說這
個是夾住底兌卦是兩畫當一畫 問大壯大
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字是
說理先生曰然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
此問如何見得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
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字邪
處未嘗有些字小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熟藥
何嘗有性只是他所主恁地

東萊呂氏曰壯利於正不正而壯者乃血氣之

壯耳剛以動由天德而動至誠不息故謂之大壯天剛也陽也用壯於血氣者是蔽於私慾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也人情每恃其能而欲大其已然卒不能成其大者蓋不明致壯之道欲已之壯乃狹已之爲烏能致於壯哉惟夫擴吾一已之大則自然而壯矣故曰大者壯也剛者天之道以天之道而動則无一不合於天理此所以爲壯故曰剛以動故壯常人每恃已之強以爲壯大抵皆失正理故大壯必利於正惟知

以正道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褊狹者不足以見天地才去私意小智則便見天地正大之情矣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吾能尽去一已之私以正而大則天地正大之情亦不能外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此一句全要正大兩字入與天地三者初无輕重緣卑汙蹇淺所以自小之耳今世孝者病不在弱只是小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礼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

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
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
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
子以非禮弗履易傳

橫渠先生曰克己反禮壯莫其焉故易於大壯之
用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
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
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
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
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

三十七

易文卅四

五

庚

飢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

人所以

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
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
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
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
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顰蹙元由作
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
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
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
以教天下今夫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耻以爲

屈而不爲耳不顧義理之若何

並易談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尚能壯乎哉

易談

藍田呂氏曰雷在天上則天下震驚躰大而勢盛也禮所以正心脩身非禮弗履則威嚴行而天下服

漢上朱氏曰雷在地者也而在天上大壯也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爲臣強之象然俄且降矣君子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非禮弗履所以全其壯也

三

二十二

易文卷四

六

庚

新安朱氏曰自勝者強 語錄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以自勝者爲強克已復禮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爲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君子之自治湏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史濟得甚事又云公則正私則邪勝私復禮之機即躰公行正之端也

東萊呂氏曰天下至難克者莫如已大抵外物雖至堅然有力者能克之惟已之私慾雖貴賁

之勇克之猶難雷在天上大壯声既高且大自
常人處之必以此壯于四夷伐鬼方惟君子於
此則用以克己故非礼勿履乃爲真壯蓋務自
勝者乃壯之大也務勝人者非聖人之所謂壯
也能於身上下用工夫最爲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細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体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
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
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
况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

得凶可必也

壯于趾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

信其窮困而凶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
足以有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
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居下而壯勢必犯上繇是而
往其究必凶

漢上朱氏曰初在下躰之下應震足而動趾也
孚四也初九剛在下用壯不中當守正不動以
全其壯可也征凶者以正行亦凶言不可行行

則兩剛相敵而四不應壯豈得用哉故壯于趾者以其孚窮也 易傳曰用壯而不得中雖以剛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

新安朱氏本義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東萊呂氏曰以九居初二者皆是陽又居乾体三陽同居若以其壯勇敢躁進則必致乎凶此有孚與它卦有孚不同在凶有孚謂其凶无疑也然既以壯名卦則三陽正合卦体何故凶蓋

季豐

周易卷四

仁父

躬旣壯能用以自治克己復礼則吉若用此勇銳躁進安能不凶趾者如足趾之在下而好動大抵在上之人有勢有位猶可以有爲旣处卑下居貧賤而恃其強壯躁於求進信乎其凶也猶人始亨之初稍有剛強制遏不定便欲奮然作爲見于行事其行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无疑者也故謂之有孚蓋不能自制其壯遂欲作爲是反爲壯之所使矣此弱也非壯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

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
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
健躰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
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
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

正況陽剛一有而乾躰乎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爲吉蓋
大者之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陰以謙居壯者也文
不失其中居之安矣

卷三十一

易文廿四

六

附中

漢上朱氏曰九二剛中壯而處中其動也正正
則吉正吉者以中也蓋剛正而不中者有矣中
庸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其九二乎易傳曰居
柔處中不過乎壯者也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
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
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東萊呂氏曰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辭而直謂之
自善者蓋直指大壯之躰以示人也人見說大
壯將謂直是猛厲却不知只在柔中處二與初

皆九資質略同何在初則凶而一則吉蓋二筮是以剛居乾卦其所以異於初九者二用壯於中居中而正是學而有成者也學者當以初九九二二爻參看譬如兩人其剛決氣質雖同一人剛而不知處中一人雖剛而能處中則吉凶分矣九既居二之中能明理以自裁其過所以正吉觀此二爻則知人之氣質雖同要當明理方可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周易文渊閣四庫全書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卦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無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齒角者觸蹄者

踶羊壯於首毳爲喜觸故取爲象羊

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

如此必羸困其角也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
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
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
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爲其
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
靡所顧憚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
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爲壯故多見困君子
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

直小人處之

以剛動

易說

龜山揚氏曰至剛而不中昧大者正也小人則
用壯而已在君子則罔也焉有仁人在位罔人
而可爲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
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健之極以陽居陽小人恃
勢以陵物故曰用壯君子居勢以自檢故曰用
罔罔謂羅制其奔軼也君子居安而畏危故曰
貞厲小人恃勢很以陵物物莫之與則反爲所
困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藩謂四也

漢上朱氏曰九三不動陽爲君子九動變六陰

爲小人小人處極剛而有應必用其壯故曰小人用壯君子處此自守其正有剛而不用太玄曰困者有之舍困非无也有在其中矣故曰君子用困然剛極矣兩剛之間雖正亦厲正而濟之以和說可也故曰貞厲此君子所以用困歟震爲萑葦爲竹木在外爲藩兌爲羊前剛爲角上剛繩於藩六來乘之兌毀羊喪其很此小人用壯之禍可不戒哉京房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也

小人用之君子而不用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用也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困也困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善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又曰

小人以壯敗君子以困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陽居陽又處於乾軀之極是極於壯者也然所謂壯則一所以用壯則二小人居三則唯恃力向前君子則高視一世无

所顧忌小人則恃其強累以犯上而躁於有爲
固不可也君子亦恃其強壯蔑視天下之事尤
不可也以此爲固守之正厲也大抵經傳称君
子有二以賢愚言則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之類以貴賤言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之類此
文之君子小人是以貴賤論貴賤不同其剛陽
太過則一大亢用剛太過則必折三以剛遇四
是以剛遇剛譬如羊之很恃其角以觸藩籬未
有不羸者也三之觸四二者皆剛三暴進而四
設籬以禦之二者鬪而三獨傷者以其有以創

之也天下之理始之者鮮不受害亦如用兵爭
訟先犯者必凶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轄象曰藩决
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
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
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寧
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它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
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
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轂強壯其行之利可知

故云壯于大輿之轂轂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轂轂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轂謂壯於進也轂與輜同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贏因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爲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决壯輿之轂往无咎也四能不爲陰累守已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唯貞

本易傳

十四

吉乃悔士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决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轂轂車之軸轉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處三陽之上居動之始壯之甚者而以陽居陰亦以謙居壯者也壯宜有悔由謙故貞吉貞吉悔乃亡也上有二陰不爲藩以阻已也以剛居動之始壯輿之轂也故藩決不贏進无阻也壯于大輿之轂行无病也尚往无疑矣

漢上朱氏曰四陽長過中壯之甚也而不正君

子道長之時以不正在上宜有悔故戒以貞貞
則類進之吉无用壯之悔故貞吉悔亡震在內
外之際爲藩四動往之五藩決剛得中群陽自
下進而不括故曰藩決不羸尚往也曰不羸者
因九三爲象也坤爲輿震本在輿下爲轄車之
毀折常在於轄九四陽壯壯于大輿之轄則何
惡於壯乎大輿而轄壯其往利矣壯以任重道
行于上之象也貞吉悔亡故藩決不羸往而之
五藩決不羸以壯于大輿之轄利往也故象辭
如此

新安朱氏本義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
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
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轄亦可
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及其剛故其象如此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
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轄却是有
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
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爲進非如九
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

東萊呂氏曰九四在三陽之上處陽之極壯道

之盛者也大抵天下之事惟壯然後有所濟四
居壯之盛所以貞吉而无悔然亦當與九三參
看三亦陽也而羸其角此亦不羸何也蓋三雖
以陽上進遇四陽之剛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
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強之陽哉
故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輶此君子道盛之時
蓋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
道之盛而可往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

三十六

易爻三十六

十六

雜

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
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
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
義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
剛中正得居一作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
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
君臣上下之势不相伴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
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
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

剛也

並易傳

喪羊于易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

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

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

楊道錄

橫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內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孰禦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子曰於羊弃意喪羊之謂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羊性壯很壯陽之象四陽至壯而上進六五之柔不足以制之雖不當位而居乎中能度可否者也知不可制而不制藩史不羸陽得進往故曰喪羊于易能知可否不與物競故无悔也

漢上朱氏曰兌爲羊羊群行善觸諸陽並進之象六五柔不當位陽剛方長宜有悔然待以和易則諸陽无所用其壯而剛強暴戾之氣屈矣此所以无悔歟四五相易兌毀喪羊于易和易亦兌也蓋位尊則能制下德中則和而不流

以此用和其誰不服光武曰吾治天下亦柔道六五之謂乎易傳曰治壯不可以剛人君之势不足而後有治壯之道

新安朱氏本義曰卦躰伏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場之場亦通漢食貨志場作易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

說如此只且仍舊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

一无用字

壯故陰爻亦稱

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難固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

一有

其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過咎不長乃吉也益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易說

藍田呂氏曰壯窮必襄不可長也四陽上進羝羊也上六居外藩也不能退剛長不已也不能

遂上窮也窮極其壯不襄不已故无攸利也六五上六皆柔不足以制剛五以易而喪羊上以難而獲吉上处窮極不敢以柔而自易抑其壯而不使遂也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成九前剛也前剛角之象兌爲羊震爲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震爲蹇蹇竹木在外爲藩上動觸藩羸絰其角不能遂也退則三不應不能退也決事者當於其始詳慮之可則進否則退上六妄動不能退不能遂自處之不詳審也何往而利哉然壯終則變能艱難

守正自處以柔則吉妄動之咎不長也在我而已巽爲長震者巽之反故曰不長

新安朱氏本義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語錄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无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東萊呂氏曰上六以六居上是以柔而居壯之極大凡居壯貴乎陽剛則能有濟進亦有所成

今上六以陰柔居壯之極如羝羊之觸藩進則傷其身退則羸其角進退不能无往而利然天下未嘗有不可必之事若看上六一爻進退不利是聖人於此有不可用力処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爲玩易則復可獲其吉故象曰難則吉咎不長也言能艱難處之而不敢玩易則前日无攸利之咎必不長也

